

新華春夢記

金瓶梅詞話卷之五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938994

(寫飛批)
是尊王會
幸而此會
名目要是
銘就要將
他們當做
丁亂黨拿
(寫飛批)
居於有二
十多人參
與大會可
見得尊王
的大義炳
若日星此
會雖然草
率結了

新華春夢記

淮南張海瀝批
譙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冥飛評

第二十一回

話說蘇家巷裏的德安鄉分會這日大開筵席。那鄉分大會到會的會員老老少少足有二十幾個人多半都是伸着耳朵閉着嘴巴的志士。呂逸生演說之後剛跳下臺大家都在興高采烈之際忽見一個少年闖進會來氣喘吁吁走到主席的面前咕嚕咕嚕說了幾句話。葉德輝當時氣得兩眼發直忙站起身來說道散會散會黃蘗奇繆孔昭二人一聽會長宣佈散會心裏就曉得有什麼變故神色不由得也有些發默嘴裏跟着說散會那兩條腿兒便不由自主地跨出會場得說呂逸生演說地方自心滿意足的時節忽聽散會兩個字好像劈頭打了個霹靂不覺得週身氣力都軟下了無可奈何祇好抱着個盜魂鈴兒沒精打采的搖了幾下大家於是糊裏糊塗紛紛散了。



而二萬塊錢已上麻子何必如此生其氣呢其進退呢其可憐心裏糊塗妙有病人家說開話了誰人說是有味呢（黃飛龍）黃飛龍話人只怕的是有人反對腦筋可謂簡單要知任梅二公又立一個分會便將所有的積

那分散的時候只聽有人說道這算是什麼會呀把咱們拖了來連煙茶都不像聽耶穌教說道理的一般實在的談而無味葉德輝與黃繆二人耳朶裏都聽了但是各人的心中都有毛病也就沒有閒暇去理會他們了大眾散罷葉德輝便垂頭喪氣回到自己的寓所不多一會黃藻奇繆孔昭呂逸生三人也接續向葉寓而來見了葉德輝問到剛纔那少年報告的事這纔知道任震梅馨二人已受了湯薌銘的密命也組織一個籌安湘分會黃繆二人聽說並不是有人來反對他們心中反不似先時那樣的嚇怕黃藻奇忙說道任祇誠他乃是湖南的著名大偵探當初還辦過民社的梅子羹也是個反覆無常的與子宮初幾時就是他的主謀這兩個壞蛋也配辦籌安會麼葉德輝笑着說他們這班人成天來搶謀辦這樣的事呢我想來也實在好笑當共和成立的時節湯薌銘假充新字號要與我這個老朽為難不料他如今也變成個半新半舊的兩面人了若論他們三個人的手段我却並不怕他但是他所居的地位卻比咱們有些高些這會的性质又是一個勢利團體他們如今皆在臺上連哄帶詐稍為用些手段改包管人都入他們的會了咱們的勢

利一概搶了去。若非葉麻子有點本領，就這臭不能夠了。到今也是不能夠了。蛋敬開命，公還狗不。上原焉只。等是咕喂。壞蛋的蠅。納而已。原來辦這。會還須用。騙子手段。好一個短。命政策。可以自。矣。妙妙民。本來是官。品小百姓。

利不敵他將來進行諸事一定沒有他們發達的你們想想這還有什麼味兒。繆孔昭說道：老先生也不能這樣遠慮。現在事只能算辦一天是一天。若說這個會咱們總算先發起的入會的會員雖不多，却也有二三十個士農工商九流三教，色色俱全。難道就不能代表民意麼？葉德輝道：民意那是這些小百姓可以代表的。黃藻奇忙道：辦這個會又要民意做什麼呢？好在他是與咱們爭功，並不是反對咱們的宗旨。老先生你莫要怕他人多勢大，盡招集許多酒囊飯袋，又有甚麼用處呢？咱們這會別的不敢自誇，就是你老人家這一肚皮的經學，將來把註解素女經的本領做一篇勸進表，或是請願書，咱們湖南全省還能尋找得出第二個嗎？葉德輝一聽，半晌不語，心中暗想：道這句話，他說得不錯，又想知道我既收了哲子那筆款子，也是要撐幾個月的門面，纔好報銷。設若大局一定，我雖不能如從前的希望，就是減半的功勞，也不能不給我的主意。打定便說道：這話不錯，咱們的請願書是要趕緊呈上，這就是咨部註冊要緊的公文。我的意思也是以爲這個會不能輕易取銷的。如今他們既出來分組，咱們也得要抱着團體努力前進。纔好，但是這經濟上籌畫是最要緊的。黃藻奇道：經濟上的

的能代表 黃藻奇更 快說得痛 以註解紫 女經之筆 作勸進表 詩願書藏 裁爲古今 妙文 (冥飛批) 本來卑鄙 西是不能 比較若 一定要比 較起來葉 以算得第 一 (冥飛批) 這種錄還 想報銷葉 麻子又可 以算得個 的人丁不 可憐因爲

事。只要。你。老。人。家。出。個。名。兒。咱。們。去。找。商。會。裏。設。法。祇。是。這。幾。篇。文。章。須。請。你。老。人。家。費。些。心。血。的。葉。德。輝。把。腦。袋。點。了。兩。點。黃。繆。二。人。見。會。事。業。已。商。量。妥。當。便。告。辭。去。了。呂。逸。生。本。是。不。知。青。紅。皂。白。夾。在。裏。面。鬼。混。的。人。陡。然。看。見。葉。德。輝。那。般。神。色。心。裏。鹿。亂。跳。好。像。要。革。職。的。樣。兒。如。今。聽。說。依。然。接。辦。這。纔。魂。歸。舊。舍。也。就。辭。了。葉。德。輝。回。去。走。在。路。上。心。中。尚。暗。想。道。怪。不。得。人。說。宦。海。風。波。危。險。萬。狀。照。這。般。看。來。做。個。官。兒。實。在。是。狠。不。容。易。的。閒。話。休。提。且。說。葉。德。輝。當。晚。便。聚。精。會。神。做。了。一。篇。四。六。文。用。湖。南。人。民。的。口。氣。求。立。法。院。轉。呈。請。願。文。章。做。得。雖。不。長。措。詞。却。說。得。卑。鄙。刻。骨。果。真。是。一。篇。絕。好。的。請。願。書。又。加。了。幾。張。八。行。書。乃。是。寫。給。楊。度。的。書。中。報。告。組。織。湘。分。會。的。事。說。得。萬。苦。千。辛。看。着。彷彿。真。有。其。事。這。也。是。文。人。的。伎。倆。次。日。清。晨。便。將。這。封。書。掛。號。寄。去。又。隔。了。三。天。不。見。黃。繆。二。人。來。了。只。有。呂。逸。生。天。天。來。要。錢。維。持。會。務。急。得。葉。德。輝。沒。法。便。差。小。喜。兒。去。尋。找。黃。繆。二。人。好。容。易。纔。找。着。了。他。二。人。只。好。哄。着。小。喜。兒。來。見。葉。德。輝。但。是。他。二。人。這。次。見。了。葉。德。輝。全。身。的。精。神。比。較。從。前。好。像。減。了。一。半。葉。德。輝。一。見。便。知。道。這。事。不。好。忙。問。那。籌。款。情。形。黃。藻。奇。把。腦。袋。搖。了。兩。搖。道。這。般。市。儉。

同行相爭 就自行滅 價了 錢豈有嫌 多之理所 以葉麻子 又注重經 濟（冥飛批） 商會自然 伯敬會猶 如怕革職 呂逸生也 實在可憐 （冥飛批） 不卑鄙也 不戒其爲 名士文章 （冥飛批） 也算是一 表功一餉 難道與大 名士離婚 又嫁與大 將軍嗎 （冥飛批） 不問你要 錢是決不

真同他們沒有理說他們也實在不曉得愛國葉德輝急道到底他們是什麼意思咧黃藻奇道我二人前天跑到商會便把這些話兒細細的向他們說了一遍並且告訴他們國家存亡的利害當時會中有七個人我也不曉得他們的名姓想必都是會裏的董事只見人人聽我說了這一番話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沒有一個人爽爽快快的答應我一聲過了一刻漸漸的都腳板底下擦油走了開了只賸下兩個人陪着咱倆一個說國家共和咱們也是做買賣國家專制咱們也是做買賣直說了罷就是國家亡了咱們也還是做買賣若說咱們反對那是不敢的若叫咱們贊成咱們都可以贊成的這時我就把組織分會的意思與請他們籌款的意思接着又說了一遍那一個道哎呀黨會籌款咱們這幾年來也實在籌得不少了慢說現在市面不佳各行生意都不好就是往年生意興隆的時節打個太平辦個盂蘭會籌些款兒都狠不容易何況現在呢況且現在的貨物無論出口進口特別改良的捐稅比從前加重得很多咱們商家實在是負擔不起若說不做這受罪的買賣呢閑着又沒有飯吃若說做這買賣呢真是出錢受氣眼淚都淌不來果然大總統登基咱們還要請他免了印花

（莫飛批）
 着急的
 一個國已
 經被你們
 搶着去愛
 那裏有商
 家愛國的
 分兒
 應該走的
 糊塗得妙
 可憐
 贊成之上
 加着可以
 兩字明明
 是威逼贊
 成者恐怕
 一時商人
 未必湖南
 一省若是
 也嗚呼苦
 矣
 妙扯到太
 平醜孟蘭
 會二事真
 可謂不罵
 而罵
 （莫飛批）
 籌款辦籌

稅纔好呢。葉德輝忙道：「你就該說將來可以替他算帳。現在要請他們幫助些兒，纔是黃藻奇道：「我何嘗不是這樣說法？無奈他們把腦袋直搖，說：『皇帝不是我做的，你老人家想想，這款那能籌得着？』」

廖孔昭道：「這事不能全怪他們。商家總而言之，還是咱們讀書人自己壞自己的事。聽說各家報館，雖不敢明目張膽反對帝制，但是那言論之中，總有些不贊成的意味。就如吳雁舟、吳光祿、吳光祿，都能做幾句臭文章。若能在筆尖兒上，鼓吹鼓吹事體，自然好辦得多。偏偏他們不但不鼓吹，還要做些刻薄時評來，嘲笑咱們。你看，不是自己壞自己的事麼？」

還有李達鵬、周海龍二個，不怕死的妖怪，組織什麼維持共和會，以擁護共和為宗旨。妖言惑衆，那些商家何常不是受他們的毒呢？葉德輝道：「那也不必去管他。只是咱們這個分會，也要想個法兒，維持長久。纔好黃繆二人聽說半响，都不回答。一聲葉德輝歎了一口氣道：「咱們只好混一天是一天。罷從此蘇家巷裏的湘分會，日漸的秋雨秋風，無人過問了。再看那任寓的湘分會，彷彿破曉朝暾，蒸蒸日上。門前車馬如水，如龍。雙方比較，真不啻霄壤之別。若從外面上看，兩會的宗旨，本相同，實在辦起事來，好似敵國。可見勢利兩個字，要弄人比什麼兵器。」

安會其與
訂太平醜
戲孟蘭會
相差不會
甚遠也不
特別改良
之下接說
比從前加
重得很多
可見其說
話之用意
其奈商人
不相信何
(其飛批)
死人旁邊
總有活人
睡人旁邊
也有醒人
呢自己沒
真道理偏
怪別人說
短長
(其飛批)
要挖腰包
自然不來
了
(其飛批)
權利競爭

還利害呢。這日任震偵探得葉德輝業已上了請願書。趕忙回到寓所。開了一個秘密談話會。就推舉梅馨代表進京。專誠請願。次日梅馨檢點行囊。北向京華而去。記者今把筆頭兒掉轉也。跟着梅馨的行蹤。直搗黃龍府。接說北京城裏自從立法院開會。通過了請願的議案。那些附膻逐臭之流。人人都手捧一封請願書。紛紛的呈進。那是不得贅言。還有許多求安的避禍的。因為受他的壓迫。不得不含着一包眼淚也去呈進。請願書。為苟全性命之計。這時前雲南都督蔡鐸。從天津看他老師梁啓超的病。回京坐在車裏。細想梁啓超叫他防病的這幾句話。想了半天。便歎了一聲長氣。不多一會車已到了正陽門外。蔡鐸匆匆回到自家的寓所。剛纔坐下。忽見隨侍的家丁手裏拿着一個紅簡帖兒進房。稟道。會館裏今天開會。請大人務必到會。說有要事商量。忙把紅簡呈上。蔡鐸接着一看。原來盡是些新來舊住的旅京同鄉。還有楊度胡瑛李燮和梅馨等等。皆在其列。蔡鐸拿着那紅簡帖兒。暗想道。毛病來了。便將那紅帖給家丁道。我即刻就來。家丁接着帖兒出房去。蔡鐸站起身來。背着手兒在那房裏徘徊了兩趟。忽地自言自語道。我就是這個辦法。忙喚他隨身家丁胡升。招呼套車。一直就往虎坊

豐但同舟 如敵國而 已哉 你上齊我 就舉代表 舉竟是我 鼓相當 此是作者 忠厚處或 坡道引子 也 突然而來 恐非佳兆 發是些好 小子 居然敢去 (其飛批) 夫有謀人 之心而使 人知之者 殆也松坡 其知之矣 好一座當 頭炮 妙說方使 句說無管 可指

橋而去進了會館。那知旅京的同鄉早已到齊。正在那裏提議請願的事件。蔡鏐這時業已料定他們是要這一套把戲。等他們提議之後。首先站起身來。滿臉上堆着笑。道：「中國政治不良。全誤在共和兩個字上。並非是共和兩個字不好。實在咱們中國人民的程度。社會上習慣種種皆不相宜。共和所以我自辛亥之後。身受的痛苦。目睹的痛苦。無不壞在共和兩個字上。如今既有古德諾博士提倡於前。哲子經武諸兄鼓吹於後。倘能大功告成。真是兆民之福。今天諸君提議請願。此舉真實獲我心。我看此舉萬不可緩。因為人民思治匪朝夕。今上既真有政治上的責任。應當要早定方針。使人民實享安樂。纔是何必要慢慢提議。大家籤個名兒就是了。說著便笑嘻嘻的提起筆來。道：「你們真要客氣。我就來寫在第一名。說時果然信筆一揮。把蔡鏐兩個字寫上了。大衆見他說得這般痛快。也不好推前讓後的客氣。於是一個一個都把自己名兒寫在簿上。這時大衆聽蔡鏐說了這番話。尙不覺奇。其中只有楊度、胡瑛、李燮和三人喜出望外。這是什麼原故呢？記者不得不再敘一敘。他三人的心理。按楊度、胡瑛、李燮和三人當未到會館裏的時節。各人心中却想到今天提議這請願的事。別人是一定贊

接加兩句
引証分不
說得人外
疑得鬼似
說得好以
急煞鬼粧
扮得真像
(寫飛批)
一班傻瓜
真能拿得
穩麼
好的氣
餒何必怕他
呢君子還
怕罵麼臉
皮也太薄
了有什麼不
可收拾了一
跑就跑了
場到底是小
鬼不能見
正神不還叫
你來還叫
你想不到

成就有幾個心裏不樂意。他的嘴裏決不敢亂說。亂罵就是除了他們的名兒也無關緊要。只是蔡鏢的脾氣實在難得。敷衍倘若說的不合意。他翻臉直罵出來。真叫人站不住腳。何況他的神通廣大。若不把他圈在殼中。他如要作起怪來。真可以叫人不可收拾。的想到這裏。三人都有些提着胆兒。迨到了會館之後。見旅京的同鄉業已到齊。只有他一人未曾到。三人皆想道。這一定是有變故。楊度轉想道。他不來也好。與其他當面開笑話。：剛想到這裏。忽聽門丁報道。蔡大人到。楊度胡瑛李燮和三人聽着。不覺一驚。心裏好像有些兒發慌。說時遲。來時快。蔡鏢早已走進大廳。大眾見了個常禮。便接續提議聯名請願的事。蔡鏢於是搶先說了一番話。把自己的名兒寫上。楊度胡瑛李燮和他三人一見蔡鏢這樣的舉動。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各人的心中都暗道。萬想不到松坡乃是這樣的爽快人。他如今既入了咱們的殼中。大事就分外好辦了。咱們又何必不聯絡聯絡呢。主意打定。三人便笑臉向前來與蔡鏢攀話。蔡鏢也只好捺着性兒與他們周旋一番。由是蔡鏢混進了帝制派。要得十分熱鬧。漸漸的行動也就恢復自由。沒有什麼人來盤問了。一日楊度請梅馨晚宴。恰好薛大可因辦亞細亞

畢竟是順我者昌

(冥飛批)

直謂之酒

食地獄

說不提葉

麻子麼

(冥飛批)

當面奚落

龍陽君

冤枉冤枉

想必是要

邀約些大

人先生纔

好

(冥飛批)

到底是龍

陽君的口

才好

(冥飛批)

梅子羹的

梅子羹的

報的事。新自上海回京。楊度忙辦了幾色家鄉菜。給他二人接風。坐中只請了蔡鍔。胡瑛。李燮和。易順鼎四人。全是同鄉。大家都覺得分外親熱。六時入座。酒過三巡。楊度詢問梅馨。湖南分會的狀況。梅馨便把自己辦的分會說了幾句。大概楊度忙問道。煥斌。他也辦了個分會。究竟怎麼樣呢。梅馨淡笑了一笑。兩眼望着易順鼎道。我不怕。實甫。見怪做名士的人。那能辦這大的事。易順鼎聽說這一句。心中老大的不願意。便接着笑道。照你這說。做事的人。可以不必讀書了。怨不得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高祖要渡。湯。儒冠。咧。楊度見易順鼎有些兒吃氣。趕忙岔開話頭。說道。他還是用人。不的當呀。還是拿着這分會的事兒。不當事辦呢。梅馨道。他別的都沒有什麼毛病。就是有些濫拖。會員我並不是懷着私見。說他的短處。他如今所邀約的會員。多半都是在中人以下。做小本經營的人。不但帝制的精味。他們一概不懂。恐怕尋找幾個認得字的。都狠少呢。易順鼎忙接着道。若邀約了認得字的同志。豈不又是邀了些不能辦事的名士麼。梅馨聽說當時臉兒一紅。回答不出話來。楊度忙接着道。這却不甚要緊。咱們如今唯一的宗旨。須極力鼓吹。普及。使人人心中都曉得。帝制的好處。勢力自然雄厚。就有幾

本領原上
在嘴頭上
在我看尊
會裏沒有
一個上流
人一個
怪提倡言
論非要借
重勢力呢
恐怕一面
也靠不住
說得極是

(冥飛批)
有點文名
的人不肯
幹肯幹的
都是些半
通不通的
窮小子如
何弄得好
呢

個暴徒也無容喙之地了。所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那些下流人物，咱們會裏却也不
可少的幾句話。說將梅馨閉口無言，把個臉兒漲得緋紅，嘻嘻的假笑了兩聲而罷。這
時楊度轉問薛大可辦報的事。薛大可道：「不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提倡言論實在
真不容易。就如咱們這一次經營，也不知費了許多事，受了許多苦，纔於十月十號勉
強把他忙出了版。那知四面的靠山就有三面受敵。易順鼎問道：「這是什麼原故？」薛
大可道：「辦報最要緊的第一是要有錢。蔡鐸道：「這事可以不必勞神，無論如何，上總
是要維持這個機關的。」薛大可道：「就是這一件事，尚順手。胡瑛道：「還有什麼爲難呢？」薛
大可搖了一搖腦袋道：「第二最要緊的就是主筆。先生李燮和道：「黃遠庸與劉少少二
人總算是報界巨子了。」薛大可道：「你再也不要提起他倆。現在對於這個報好像如對
着仇敵一般。我剛在出版預告之中登載他倆是總編輯，沒過三天，他倆居然在各報
聲明，說與本報脫離關係。我也不知是什麼事，兒得罪他楊度道：「怪不得，少少來了一
封信，給我與少侯二人說了一大篇瘋話，說着便走到書棹面前，從抽屜裏找出一封
信來，給薛大可看道：「你看說得可是話？」薛大可接着一看，箋上寫的是：

入彀就說
得親熱

冥出乎楊
孫意料之
外矣

楊孫必笑
曰多事多
事犧牲一
切與你干
什麼相干

在贊成君
主裏面反
對看你有
什麼話答

哲子少侯足下。小生與足下雖雲泥分隔。然平素望見顏色於學問道義上。頗蒙不以凡俗見待。殆有近乎孟獻子五人之列矣。小生國民也。國家中之一分子也。且爲昔年立憲主義下之一人也。因有此資格。故平日可與足下等共同之點。尙多。特對於足下等籌安會之發起。則頗抱反對之感。小生之反對。決非反對足下等之個人。亦非反對籌安會之團體。且亦非反對君主立憲主義。在昔者前清小生固亦曾附和君主立憲說者。其所以不忍不反對者。竊慮因此平地生波。陷國家於無謂之自擾。結果倘不如足下等所樂觀。則或至犧牲國家。或犧牲將來爲君主之人。或犧牲一部分有用之人才。此三者既同在此國家中。卽皆小生與國人等所共當寶貴者也。何可使冒犧牲之險。而在足下放胆以爲不險者。豈不曰單純之君主則有險。若君主立憲則無險。此立憲二字自係指眞立憲而言。非前清假立憲可同語含義。當明。此說小生亦甚願贊同。足見小生曩者非意氣的反對。然熟察近來足下等主張之進行。以及國中景從之羣起。前途趨勢似不難於君主之辦。到而難於立憲之實行。因君主可以一日成而立憲則

崇拜上非
加不敢二
字姑妙

又翻起字
眼了妙

罵得真叫
受者心中
又舒服又
疼孫必曰
楊稀罕你
這好朋
友
子好大的胆

不可以一日現也。言念及此。足下等偉大之魔力。小生固不敢不崇拜。然足下之責任亦至不輕矣。故小生今欲且停反對之愚。而以私交關係。還與足下一平心商榷之。夫以足下之賢明。當知足下所主張君主立憲四字。一經實際出現。則必不可不四字同時出現。倘祇現上二字。而不現下二字。或祇先現上二字。而次求現下二字。姑無論國家一般所蒙之危險。何如。即是下生平出色當行之君主立憲說。甯甘作半通者耶。小生與足下忝爲多年政友。又甯肯希望足下作半通者耶。足下勉爲之。小生今爲足下祈禱矣。使將來足下等果真將君主立憲四字同時辦到。則小生自不惜泥首階前。以表感服。如或將來微聞道路有曰某某才士。乃能主張君主非能主張君主立憲者也。則小生將來之態度。不得不於此時預決。以直告足下。倘至其時。小生祇有兩種對付。一則對於足下私交上。惟有割席。一則對於國家公義上。惟有革命而已。足下以爲應然也。否耶。足下亦固賢明者。倘至其時。小生代足下預計。亦祇有兩種態度。一則自甘爲半通者在君主之下。仙仙覩覩。以做官取利祿。不然則亦祇能隨同小生。以再圖轟轟烈烈之革命耳。

早已準備
如此

沒有革命
的骨頭

何必多慮
老夫已有
成竹在胸

(冥飛批)
黃遠生劉
少自然
還有兩根
骨頭

你也明白
沒有好人
來幫助你
呀

足下又以爲應然也。否耶？但就今日國中客觀的形勢觀之，足下固將事實上，去成功不遠矣。然據小生主觀的臆測，足下在理論上，果將得圓滿成功與否，尙屬問題。正煩足下等注意研究耳。凡天下大端，易於發難於收，足下而果賢豪也，此際或卽爲足下畢生榮譽成敗關頭之所在。小生於足下，既綴友朋，又同學業，不忍遽以世俗淺薄之心，橫測足下，推誠之語，望足下毋輕忽看過也。足下且幸無以小生爲反對者，而屏言說而不聽。在小生良心固亦嘗延頸舉踵，日望君主立憲四字之同時，實現者也。足下勉爲之。

看畢，開了一大篇的小生，原來是借着同志的口氣，來罵同志。梅馨道：他既是如此，說刻薄話，咱們又何必去請他？難道偌大一個中國，就尋找不出幾個好主筆的麼？薛大可皺着眉頭道：做好文章的人，雖能尋找幾個，但是做這種文章的，能手實在難尋。就是尋找得出他的名兒，若不是在社會上有些信用的，就說得天花亂墜，也沒有人去看。他試問現在替咱們亞細亞報做文章，除得他二人的信用文章，可以幫咱們些兒別的人，那肯替咱們說話呢？由此第三種困難問題，又發生了。本報自出版之後，簡

客氣客氣

(真飛批)
送給人人
都不要可
憐極矣

何不派兵
炳湘去捉
拿人呢
(真飛批)
楊度一生
得力在此
所謂天下
無難事只
怕老臉皮

真想得開
我看送到
字紙爐裏
去最妙
小百姓的
血汗吸枯

直。的。銷。售。不。掉。上。海。又。比。不。得。北。京。那。個。商。埠。乃。是。外。國。人。的。勢。力。範。圍。又。不。好。用。強。權。的。手。段。去。派。銷。易。順。鼎。道。何。不。用。少。侯。的。主。義。逢。人。便。送。呢。薛。大。可。道。無。奈。送。人。家。看。人。家。都。不。要。的。我。尋。常。走。到。大。馬。路。四。馬。路。上。閑。逛。偶。爾。看。見。賣。雜。貨。攤。上。撕。着。包。銅。角。兒。嘴。裏。還。罵。道。這。是。皇。帝。的。臭。報。包。東。西。都。嫌。他。齷。齷。你。想。這。種。閑。氣。還。是。人。受。的。麼。楊。度。勸。道。子。奇。你。也。不。必。這。樣。牢。騷。既。辦。這。事。就。要。放。開。肚。子。准。備。去。受。納。那。些。閑。氣。的。我。教。你。個。唯。一。的。妙。法。把。兩。隻。眼。睛。一。蒙。兩。隻。耳。朵。一。閉。給。他。個。不。見。不。聞。實。行。笑。罵。由。他。笑。罵。奸。官。我。自。爲。之。的。政。策。包。管。就。太。平。了。若。說。報。紙。送。不。出。去。咱。們。就。不。送。給。他。看。譬。如。上。海。那。個。地。方。不。是。咱。們。中。國。地。土。譬。如。上。海。住。的。人。民。不。是。咱。們。中。國。的。百。姓。就。是。了。內。地。各。省。總。好。送。的。薛。大。可。道。內。地。也。送。不。了。多。少。還。有。原。封。不。動。轉。寄。回。來。的。咧。楊。度。聽。着。半。晌。不。語。復。又。說。道。好。在。坐。中。也。沒。有。外。客。我。老。實。對。你。說。罷。就。是。一。張。銷。不。了。咱。們。印。出。來。儘。管。堆。在。家。裏。對。於。社。會。上。總。不。能。說。沒。有。鼓。既。帝。制。的。言。論。對。於。今。上。也。不。能。說。沒。有。鼓。吹。的。機。關。好。在。經。濟。不。要。你。我。去。籌。落。得。借。着。這。事。兒。耍。一。耍。薛。大。可。道。若。能。耍。得。平。安。我。也。可。以。盡。這。個。義。務。梅。驥。道。難。道。還。有。

了也不要緊的只好打一逼退算盤
(冥飛批)當時的亞細亞報實在沒有夠得上受炸彈的資格
李大人真會獻策
你也怕死麼
妙橫豎不與自己相干
(冥飛批)胡經武倒還有點思想

禍事不成麼。薛大可道就是有些危險。易順鼎道不過受各報的攻擊罷了。薛大可道那還是小事。就是各報反對咱們的宗旨。不過暗暗的在時評上譏諷兩句。並沒有什麼重大的言論。只是住在租界上的亡命客。真討厭。時常寄一封無名信來。叫咱們趕快停版。否則就要請咱們吃炸彈。雖然此信未必盡真。卻也不是無風之浪。李燮和忙搶着道。何不派幾營軍隊去保護呢。薛大可道租界上那能由你自由調兵。他們請了兩個印度巡捕。把守大門。業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惹人家笑話。咧楊度聽說低下頭想了許久。自言自語道。這事實有些討厭。大眾聽說也都不作一聲。少頃楊度道。這也不算什麼事。我看你不必住在報館裏。就是幾個貼己的人。也可以暗地裏叫他搬出來。真出了事。好在炸的地方。也不是咱們的。房子也不是咱們的。人也不是咱們的。機器紙張。咱們再辦一套就是了。說得大眾皆贊道。這個法子真好。報館越炸越有價值。胡瑛道。果能在上海灘全設了亞細亞報。叫他們炸個同歸於盡。那纔痛快呢。說得大眾又笑了一陣。這時已呈上稀飯來。正是

兩會幾成爭戰勢 一身跳入是非場